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三十五回 帥堂上小奸喪膽 山洞中莽將呼援

當時楊元帥收回上方寶劍，呼問：“李成、李岱，狄王親在此，你與他對質分明。”李成道：“是卑職父子功勞，不消對質了。”元帥又喚狄青道：“狄青，若是你的功勞，為何並無一言，與他對質？”狄青道：“李成父子是何等之人，叫吾堂堂一品，青衣禿首，與他講話！”楊元帥又吩咐左右還他盔甲。狄青穿好盔甲，怒目橫眉大言道：“拿首級回關者，乃焦廷貴，若要弄明此事，須待焦廷貴回關，本官與這李成父子對質，總是無用。”範爺聽了點頭言道：“欵差大人，如何與冒功的犯人理論，也失了帥堂之威。”楊將軍喝道：“將李成父子拿下！”左右刀斧手，答應一聲，頓時將李成父子拿下，可笑一念之貪，遂至弄巧成拙。元帥即差孟定國，將李成父子看守，又撥令喚沈達，速往五雲汛確查，十三日晚間可有贊天王、子牙猜二人，酒醉踏雪私行。沈達得令，快馬加鞭而去。再令精細兵丁查訪焦先鋒去處。又對範仲淹、楊青道：“二位大人，且與狄欵差做個保人。”範、楊二人道：“事關重大，保人難做。”元帥道：“且做何妨？”言未已，也覺得面目無光，即退下帥堂，進裏廂去了。當時失去更衣的事情，卻拋在一邊，重在冒功之事，只等焦廷貴回關，就得明白。範仲淹見元帥退堂，笑道：“元帥方才怒氣衝衝，只怪狄王親，卻因理上頗偏，又有余太君書一封，要殺要斬，竟難下手。”楊青道：“方才險些兒氣壞我老人家，我觀王親大人，像一位奇男子，說得烈烈錚錚，才思敏捷，只待焦莽夫回來，自有公論。且先到我行中敘話如何？”狄青道：“多謝老將軍。”楊青又道：“範大人同往何如？”範爺應允，三人同往。這時關中眾文武官員，你一言我一語，喧嘩談論，不關正傳，毋容多表。

卻說孟定國奉了元帥將令，收管李成父子，上了鎖具。李岱叫道：“爹爹，太太平平，安安逸逸，做個小武官，豈不逍遙，因何自尋煩惱？癡心妄想，今日大禍臨身，皆由不安天命。”李成嘆道：“我兒，這件事情，都是焦廷貴不好，狄欵差功勞，他說是自己之功勞，若說明欵差狄青的戰功，我也決不將他弄死，也不敢冒認此功了。”李岱道：“爹爹，明日追究，招也要死，不招也要死，如何是好？”李成道：“我兒，抵當一頓夾棍，即夾斷兩腿，也招不得的。”

不言李成父子著急，且表元帥進至帥府內堂，拆展祖母來書，從頭看完，想道：若是狄青過了幾天限期，孫兒敢不從命周全，奈征衣盡失，罪難姑寬，連及孫兒，也有失於捕盜之罪。如若狄青果有戰功，還可將功消罪，但不知焦廷貴那裏去了，想來定是李成父子希圖富貴，謀害焦廷貴，混拿了首級，到來冒功的。倘焦廷貴果遭陷害，這件公案怎生結局？是夜元帥悶悶不樂，也且慢表。

再說副將沈達，奉了元帥將令，帶了數十名兵丁，向五雲汛而來。焦廷貴一夜昏沉，躺在山洞中，若講水澗，差不多有二丈深，李成將他拋下去，跌也要跌死了，雖然跌不死，天寒大雪，也要凍死了。只為李成父子走得慌忙，連鐵棍一同拋下，恰恰擱在洞旁的叢樹上，竟是上不着天，下不著地。一夜好睡，已是天明，藥力已醒，焦廷貴卻忘了昨夜事，手足一伸，大呼：“不好了！那個狗黨，將吾身子捆綁了？那個狗王八，要我焦老爺性命！”兩手一伸，斷了繩索，又將腿上麻繩解下，周圍一看，說：“不好了，此方黑暗暗，是什麼所在？”又細細想道：昨天要打棍棍，打不著。後同狄欵差往大狼山，一套戲法，射死了贊天王，弄死了子牙猜，番兵大隊殺來，自己挑了兩顆人頭，往三關討救兵，打從汛上過，有李守備請吃酒，怎吃到這個所在？是了！定然吃醉而回，卻被歹人盜劫了東西，細綁身軀，拋在山澗裏了。想到此處，想往上爬，卻是幾次爬不到岸上，離岸有二丈多遠，難以爬上。山高廣大，人跡稀少，直到下午時分，方得一樵子經過，只聞山澗中有人叫道：“救人那！我焦老爺要歸天了。”那樵夫住步，四下一瞧，道：“奇了！何處聲聲喊救？”不覺行至澗旁，原來跌下一人，又聞他喊道：“上面那人，拉了焦老爺上來，妙過買烏龜放生。”樵子道：“你是將燒焦的老人麼？”焦廷貴喝聲：“大膽的戎囊！吾乃三關焦將軍，那個不聞我的大名，豈是燒焦的老人！”樵夫笑道：“原來是三關上的焦黑將軍，多多有罪了。”焦廷貴又道：“我不過面貌黑色，豈是煨老焦黑的麼？不必多言，快些拉我起來，到衙中吃酒。”樵夫聽罷，笑道：“原來是個酒徒！”即將繩索放下，焦廷貴兩手挽住麻繩，雙足蹬著鐵棍，幸喜這樵夫氣力很大，兩手一提，把他吊將起來，大呼道：“像死屍一般的沉重。”焦廷貴上得來，喝道：“不怕得罪我焦將軍麼？”樵子道：“焦將軍，你方才言請我吃酒，休要失信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你要吃酒，這有何難，且隨我來。”樵夫道：“焦將軍往那裏去？”焦廷貴道：“且到李守備衙中，即有酒吃了。”樵夫道：“我不去的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何以不往？”樵夫道：“李守備那個兒子李岱，前月來吾家中強奸我妻，被我取一缸尿撒去，他方才奔去了。我今若到他街中，此人豈不記恨前情，定然要報雪此恨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如此說來，你一定不去，那麼焦將軍一人去了。”說罷，踩開腳步，奔走如飛，樵夫見了，發笑不已。

不談樵夫走去，書接前文，莽漢又來到守備衙中，高聲呼喊，有管門的王龍出來一看，道：“焦將軍，昨夜那裏去了，為何今日又來？”焦廷貴喝道：“來不得的麼！快喚這兩個官兒來見我！”王龍道：“兩位老爺出外去了。”焦廷貴喝道：“狗奴才，無非怕我又要吃酒，虛言相哄。我今不吃酒，只要用膳了。”大步已踏到裏邊來，當中坐下，雙手拍案，喧聲大振，呼道：“李成、李岱在那裏？”府內僕人免不得稟知沈氏奶奶，奶奶聞言，吃驚不小，說道：“不好了！焦廷貴不死，即死他父子了。”只得吩咐備酒飯出去。奶奶思量要下些毒藥，怎奈日間耳目眾多，反為不美。

不表沈氏心如火焚，卻言副將沈達，一路上查問，沒有蹤跡，只因李成說是初更已盡的事情，是以汛地眾百姓軍民都說不知。一程又到守備行中，查問眾兵役，也說不知。只有守門王龍猜著，定然老爺害了焦廷貴，拿了人頭，往三關上獻功，這是膽大如天的行為。如若焦廷貴死了，倒也不妨，今焦廷貴現在，老爺公子俱有傷身之禍了。

慢說王龍自語自驚，且說那沈將軍到守備衙中，進府堂內，見了焦廷貴，不覺大驚又喜，呼道：“焦將軍，你吃酒好有興，還不快些回關去！”焦廷貴一見笑道：“沈將軍，因何你也到此處來？”沈達為人最是仔細，想事關重大，只有在元帥跟前才好說明，若在此處說知，倘被他顛性發作，惡狠狠弄出不好看來，不若暫瞞了這狂莽酒徒為妙，便道：“焦廷貴，元帥差你催取軍衣，到底軍衣到否？狄欵差在那裏？為何你也違將令，耽擱限期？”焦廷貴道：“沈將軍，不要說起，我昨夜酒醉，跌下山澗，險些兒凍死，還顧得什麼征衣、軍令的鳥娘！”沈達道：“元帥只因你違誤軍令，大為發怒，差我來抓你回去，如若延遲，取下首級回關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延遲些即取首級回去，不好了！丟了首級，用什麼東西吃飯？速速走吧！”沈達道：“馬在那裏？”焦廷貴道：“失掉了，鐵棍也跌下山澗了。”沈達道：“不中用的東西！”焦廷貴道：“若是中用的，不在山洞中過夜了。”

慢表沈達帶著兵丁、焦廷貴一同回關，且說李守備府中王龍，當日受驚不小，只悄悄到三關打聽消息去了。沈氏在內堂倍加著急，呼天叫地，只願父子平安無事回來便好。但想此事，原是老爺欠主張，及早殺了焦莽夫，方克後患，因何將他活活的拋在山澗裏，豈料他偏偏不死，又得回關，如今凶多吉少，如何是好？免不得父子同歸刀下而亡。

不表沈氏心中驚駭，且說焦廷貴、沈達二人，馬不停蹄，到得關來，已有二更，潼關已緊閉下鎖。沈達只得邀他到自己衙中，吩咐擺酒，二人雙雙對飲。半酣之間，沈達說道：“焦將軍，如今此事要動問你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沈老爺，詰問我什麼事？”沈達道：“元帥差你催趕軍衣，因何一去不回，反在山澗中過夜？又在守備衙中吃酒，是何緣故？”焦廷貴道：“沈老爺不要說起，我焦廷貴真乃倒運。”即將來去情形，細細說明。沈達聽了點頭明白，又將李成父子冒功之事，細細說知，焦廷貴怒氣直衝，咆哮如雷，叫道：“沈老爺，我原想怎生在山澗中過夜，原是李成父子將我弄醉，拋在山澗裏，拿了人頭去冒功的，可惱！可惱！這還了得！待我連夜回去，將他狗男畜女，大大小小，齊齊殺盡，尚出不得我之氣忿也。”沈達道：“焦將軍去不得的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有什麼去不得的？只消吾兩足飛去，明天一早就到汛上了。”沈達道：“不然，那李成父子，已經拿下，你今不知，只要你回來質詢明白，李成、李岱的性命即難保了，何勞你去殺他，是是非非，總在明天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沈老爺，待我先往他家殺個痛快，留下李成、李岱！難道還沒有憑証麼？”沈達道：“軍中自有一定之法，他雖有罪，但罪不及於妻孥。你若不奉軍令擅自殺人，豈得無罪！斷然動

不得，不可造次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實在氣忿他不過，既沈老爺如此說，便宜了這班奸黨了。”沈達道：“焦將軍，明日元帥審問起來，你怎生對待他？”焦廷貴道：“吾只說狄王親一弄戲法，斬殺贊天王、子牙猜，我代他挑了首級，道經五雲汛，被李成父子用酒灌醉綁了，拋下山澗，拿了首級，前來冒認功勞，你道是否？”

不知沈達如何答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